

■ 黎展兰

我们村在海边，房屋密麻地挤着，村口却腾出一块空地，一棵椰树不声不响站在那空地的中央。

这棵椰树是我爸种的。我爸说，一个村庄没点绿色，干巴巴太难看了。可是，海风很粗暴，泥土又咸，许多树木不生长。椰树不怕咸，又喜欢海风。我爸种下的这棵椰树，乐滋滋地长大了。我懂事时，椰树已经长成丈把高了，一柄柄羽叶撑起一片绿色，飘荡在我家门前，很好看。卖冰棍那单车来了，就停在椰树下。铃声一响，孩子们就拎着破铜烂铁屁颠屁颠跑过来。那个戴草帽的人就递来一根冰棍，我们就翘起嘴唇哈哈吃得欢。中午海水涨潮了，赶海的人都回来，鱼篓随手搁在椰树边，屁股也就搁在地上。大家叽叽喳喳聊得热闹时，椰树就热情地把凉爽摇落下来。

早上妈妈又喊了，哎哟，日头爬上椰树顶了，还赖在床上！

吃完早饭，哥哥和姐姐都上学去了。爸爸妈妈也忙着赶海去。我和几个小伙伴就蹲在椰树的阴影下玩螺壳。日头在天上转，树阴在地上挪，我们的屁股也跟着挪。爸爸妈妈赶海回来了。妈妈见我提着一双泥手朝她跑

■ 浮世绘影

我家门前那棵椰树

来，就责骂，哎哟，脏死了！她的巴掌就在我屁股上啪两下，像是打我，其实是拍掉我裤子上的泥土，一把拉我进屋里洗手。

我哥很顽皮。放学回家，就在屋外疯玩。那天，爸爸妈妈走进村口，看见哥哥爬在那棵树上摘椰子。妈妈啊一声，锄头从肩上丢下，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好一会后，妈妈才颤抖地喊，你快下来啊……慢，你慢点啊！

妈妈看着这棵椰树，对我爸说，砍掉了算了。妈妈说，多好的一棵椰树，砍啥！

那天，终于出事了。隔壁家的阿水爬上椰树抓小鸟，摔了下来，一只手臂折了。妈妈抓一柄斧头递给爸爸，让他砍椰树。

爸爸又说，这个责任不能算在椰树身上。

从这天起，日头出来时，一位大妈就挑着担子走过来，在椰树边摆个零

食摊，卖糖块、饼干、花生、水果和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物件，然后摆开篾片，坐在摊边编织箩筐。

这里是村口，人来人往，又摆个零食摊，很热闹。我们揣着零钱围到摊前来时，大妈脸上的皱纹随即弯曲成一个甜甜的笑。她并不急着给我们零食，那暖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抚摸一遍后，过来给这个拭鼻涕，给那个抹把脸，又给那个擦把手，最后才将零食搁在我们的掌心。吃过零食，她就让我们唱歌，唱完一首，就嘎嘎笑着递来一粒花生，又叫大家鼓掌。

我们喜欢看大妈编箩筐。她那双手很粗糙，可手指却很灵巧，不停地拨动着，篾片在她的指尖上跳来跳去，不一会，就规整地凑在一起，编出一只箩筐。

我们问大妈，编这么多箩筐干啥？她说，大妈在编日子呢。她见我们听不懂，又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下海滩赶海，也是在编日子哩！你们要听

话，别让他们挂心。我好像明白了，大妈天天逗着我们，让我们在她的摊前玩，就是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安心在海滩上赶海。

妈妈赶海回来，远远就把目光投过来，脸上也就荡漾出宽慰的神色。妈妈拉着我的手要走回家去时，我就回头来朝大妈喊，大妈再见！这时，我妈的脸色在宽慰中又添上几分诧异。

上学的哥哥姐姐们回来，也凑到大妈的摊头来。大妈喜欢问学校里的事情，问谁得老师表扬了，谁挨老师批评了，又问考试了吗？然后叫哥哥姐姐们拿试卷给她看。大妈不会读试卷，看谁的打勾多，再看后面的分数。凡是及格的，她都奖几粒花生，特别高分的，就奖励一粒糖块。哥哥姐姐们把书包搁在大妈的摊边，要玩去时，大妈的声音就跳跃在他们的耳畔：不要爬树，不要爬墙，不要下水啊！

这一年，椰树长得很安静。到了

夏天，椰子都变成排球一样大，热闹地挂在树顶上。这棵椰树从没长出这么大个的椰果，长到大人拳头大时，孩子们就摘下来玩。村里人喜滋滋地望着椰树上那椰子时，目光都飘落在大妈的身上。大妈的目光却飘落在孩子们的身上——不知不觉中，村里的孩子们规矩多了。

村口的人气越来越旺。许多老人也把孙子带到这里来玩。特别是人们要下海滩赶海时，就拉着孩子走到大妈的摊前来。大妈就说，放心吧，有我看着呢。

这天，我爸把椰树上的椰子都摘了下来。我很高兴，抱一个大椰子回家。哥哥喝道，别碰，都是大妈的呢！我不解，椰树是我爸种的，椰子怎么是大妈的？爸爸说，哥哥说得对，没有大妈的，不会有这许多的椰子呢。但是，大妈坚持不要椰子。我和哥哥将那椰子一个个抱到邻居们的家里去。

不知不觉我们都大了，上学了。那棵椰树更高更大了。大妈在树下搭一间铁皮屋，开个小卖部，生意很兴隆。我家门前那空地上，依然是孩子们热闹的处所。

后来，村前村后又种了许多椰树。都是我家门前这棵椰树上的果熟了，孩子们摘下来，拿到村边去种。



投稿邮箱
hnrzbpb@163.com

■ 诗路花语

守望

■ 李孟伦

我以风的身姿和水的形体自由地游弋大海从每一滴水里想象魁梧的高山优雅的河流以及每一尾鱼游离在水道里的过去与未来想象每一个岛屿上孤独的椰树和狂野的风以及荒漠在沙滩孤寂了主人多年的小木船想象桃花汛时抹不去的昔日成了一种向往想念那已匿迹在风中摇曳了千年的海防林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如风中坚立的琴弦任海风吹拂任夏雨飘洒任北来的候鸟冬藏在夕阳西下入海的地带在目光忘返的地方没有伯牙没有子期没有高山也没有了流水也没有昔日大雁清脆的鸣叫响彻云端的美儿时追逐的羔羊成了蓝天一朵飘过的白云我故乡的身躯承载不起红尘飘过来的幸福每一回回归自然的身影绚烂了每一片天空我的故乡我的牛羊我的姑娘成了一抹夕阳走向了大山的背后大地的背后大海的背后让我最后一滴泪花开到了天上开到月亮上

这场夏天是谁的

■ 谭科琦

把衣服剥掉
夏天就显山露水了
风笑雨哭，谁被劫持了灵魂
夏天是一条最热烈的欢迎词
爱情在疯狂生长
生命绿得发紫
就连死去的玫瑰也能复活
春天过去了
如今，南方的天空有点冷峻
酷热之夏虎踞花朵，此时
坐看风吹草地，有一少女沐浴阳光
哦，这场夏天是谁的？

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写诗

■ 路志宽

住在七八月的乡下
蚊子和炎热一起造访的夜晚
我总是睡不着觉
说了几次
年迈的父母都舍不得装上空调
他们总说电费太贵
花那钱干啥
蒲扇摇一摇
夏天就过去了

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写诗
写父亲的叮嘱母亲的唠叨
写高处的庄稼低处的虫鸣
写月亮的脸蛋星星的眼睛
进而写到一场雨与分别有关
写到一声犬吠与乡愁有关
写到一轮圆月与团圆有关
写着写着，夜就凉了下來
写着写着，我就躺在夜的怀抱里睡着了

七月乡韵

■ 赵玉明

梅雨走过陇上
太阳将久远的激情点燃
流火的七月
诗韵流淌在夏日的荷上
一点点绽放
水草纠缠着远方的向往
蝉鸣声声
在蜻蜓的翅上飞翔

用萤火点亮黑夜的灯盏
一支支童谣
穿越记忆月光抵达心岸
七月的故乡
星光已温馨老屋的庭院
一湾河水
在亲人的眼帘上荡漾
被蛙声包裹的村庄
成了梦中缠绵的诗行

七月总是任由阳光泛滥
麦垛悄悄将乡愁掩藏
七月用朴实的风情
书写了一篇纪实散文
主题是秧苗返青的旧事
一次次临风舒展
在乡野上尽情奔放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 冷暖人间

■ 韩芍夷

伯母去世的时候，已经89岁，当时我不在她身边。很难说我跟伯母有很深厚的感情，当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并不特别难过，毕竟是89岁了，叶落归根了。但伯母去世之前，我没去看她，始终是件令我内疚和遗憾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见到伯母，是去年清明节回老家给父亲扫墓时。当时，伯母已不大记得我了，她嘴里呢喃着：我依回来了，回来就好。很欢喜的样子。我不在老家生长，也不经常回老家，但我第一次回老家时，就同伯母睡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与老人同睡一张床、同盖一床被子。我睡在伯母那张老式的黑盐木大床上，度过的有各种声响与混合味道的这个夜晚，使老家这词变得具体且清晰，从此，我知道根与家族的脉胳与生命本身是拴得那样紧，不管你承不承认，不管你回不回来，它是骨髓里的东西，是生命里的部分。从此，我提起老家，就必提到伯母。虽然后来的伯母记不清我了，毕竟伯母老了。

我又一次踏入伯母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布满灰尘，包括那张床。伯母就是在这样的一张床上独自度过一夜又一夜，花开花落，年复一

■ 草木芳华

■ 周晓娇

小女儿不知从何处捡回一棵苦瓜苗，我问要把它种在哪？她说种在楼下的那块荒地。这东西才长出两片爱心似的小嫩叶，样子稚嫩娇气，种不活的。我说：“把它扔掉算了。”小女不同意。

小女说的楼下那块荒地，挨近小水沟，原来是单位的绿化区，长期没人管，长满杂草。我们找个向阳的地方，挖出一小块地，把苦瓜苗种上。小女捡来一个破碗，从水沟里舀水来浇。以后，晚上我们散步到那里，就顺便给它浇水。前三天，它耷拉着脑袋，焉焉的，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觉得，它死掉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没曾想，第四天，看见它把头抬了起来。

一个星期后，苦瓜苗的叶子由黄转青，茎开始拔节长高。我们给它浇

■ 家在海南

■ 曾洁

五指山的夏天，几阵雨过后，大自然似浓妆艳抹，充满生机勃勃的情境。近处，弯弯曲曲的南圣河，微波荡漾。像一条银线穿过山城，更像一位柔情的女子，踽踽地走向远方。远处，层层稻浪，把收获的喜悦带进千家万户。

欲与天试比高的五指山山峰，更显得风情万种。峥嵘壁立，那顶峰斜指向天际。整座山峰好像一座硕大的金字塔，那山巅则像啄食尖削的鸟嘴。登上去了，却是一大块块的岩石。

伯母

年，一生一世。现在，她已经无力无心思来清扫这些。八十多年漫漫的长夜有多少事情需要清理又有多少事能理得清呢？伯母住进这间房的时候，才十几岁，结婚没多久，丈夫因逃抓壮丁，逃去泰国，后来，因种种原因，丈夫在泰国结婚生子，再也没有回来过，只是逢年过节，寄些钱回来给伯母打理家用。伯母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在这间房子里，伴着那张古老的被岁月打磨得光滑的床，守望一世。

我第一次见到伯母时，伯母已步入老年。她身材矮小，背有点驼，皮肤直接包着的是骨头，整个就是一副骨架，黑干黑干的，却很硬朗，声音宏亮，一看就知是常在田间地头劳作的人。每当我站在伯母面前时，伯母总是亲热地拉着我的手，大呼小叫，要我跟她住，跟她吃，热衷地跟我谈祖上的事，说到我祖上是读书人时，很自豪。从她身上，我感受到了她勤劳、乐观与生命力的顽强。

伯母最令我感动的，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天。父亲去世得突然，墓地还没选好，我们对老家不熟悉，要选地，只能靠伯母了。那一年，伯母已经85岁了，当时还患着腿疾。村里人口稀少，对死亡的恐惧与忌讳使他们早就躲避了起来。实在不忍心折腾这老太太，又别无他法，只有她能带我们

找到那块地。她拄着拐杖，在我们的搀扶下，颤颤科科地穿田过沟越岭，当时一行人悲戚戚的情景令我刻骨铭心，我当时暗自发誓一定要对伯母好。走了很长时间，伯母终于领我们来到一块花生地旁，前面是开阔的田地，背后是树林，这就是父亲的墓地了！父亲终于有安息之地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伯母也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墓地，离父亲的墓地几米远。她指给我们看时，我看到那块地上堆着不少石条。她把生死看得豁然，已经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办完父亲的丧事，我们与伯母告别回城，伯母就站在屋前，向我们挥手，那孤影是那么弱小、无助，稀疏的白发，刻下的是岁月的沧桑与无情，我心酸且明白，风烛残年，明灭只一瞬间！

伯母去世了，这是终究要发生的事。我无法忘记的是她那张伴随她一生的床的空白，我无法走进她的内心。我不曾知道她是否幸福过陶醉过怨过恨过？她已经带着也许永远无人知晓的真实感受永远地归之黄土，我与她之间隔着两代人，而我要记住的、感激的是她曾给予我们的帮助，我对伯母心存感激！

我只能用文字来记录这些，我知道这是我最好的表达方式。

一棵苦瓜苗

水、松土、施肥、捉虫。十几天后，这小家伙，长出许多张牙舞爪的藤蔓，该给它搭棚了。于是我们找来一些竹子搭个架，把那些藤蔓引上棚架去。

小女提议，干脆再挖些地，种上些蔬菜。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我们又开出了几块地，撒上菜籽。几天后，光秃秃的地里就像披上了一块嫩绿的布帘子。渐渐的，绿帘子上开始变得形态不一。有的菜苗出群拔萃，长得粗壮；有的营养不良，长得像一根根豆芽，浇上水就东倒西歪。不过，这不妨碍它们生长，长出一个一个样的势头来。

我本是一个清心寡欲之人，平时朋友也懒得交，下班后，做做家务，看看书，看看电视，摸麻将、逛街，一概不感兴趣。自从种了这块菜地后，每天散步，一定要去那看看。倘伴其中，心境会像泉水般清澈明亮。一个多月后，苦瓜苗开枝散叶，藤蔓把整个棚架爬满，

还开出一朵朵嫩黄色的小花苞；有些小花苞的前段还长出一个探头探脑的小苦瓜。那小苦瓜淡绿色的表皮上隆起像鸡皮似的小疙瘩，样子虽丑，却也水灵可爱。青菜也开始抽芯，萝卜苗长出小萝卜，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欢喜。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节。蔬菜多得吃不完，只好分送给邻居们。后来，邻居们也纷纷在这块荒地上种上自己喜欢吃的菜蔬。于是，这块荒地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绿色的菜园。每天早上和傍晚，菜园里都有许多人。大家浇完菜，就凑在一起，谈论谁地里的菜长势最好，还交流种菜的经验。不知不觉中，大家都变得很熟悉，变成一群很友好的“菜友”，这菜地也变成邻居们一个交往的处所。

我突然发觉，那一棵不起眼的苦瓜苗，让我收获的不仅仅是蔬菜，还有许许多多。

五指山的夏

有一次，我爬到五指山顶后，就坐在这岩石上。五指山是海南岛上最高的山峰。五个山峰，最高峰为第二指，山势非常险要，若以天为眼，起伏叠嶂。若以我为眼，阅阅人情几许？有一座天然巨石架成的“天桥”，传说是座“仙桥”，仙女还常到桥上去云游玩耍。三峰，传说原是指五指山的最高峰，后由于自然现象被劈去一截。接着是四峰、五峰，这五个峰虽然峰巅分立，但却山体相连。置身于峰峦，云雾从身边缭绕飘过，心旷神怡，似乎身在仙境。俯瞰南海，海阔天空，万顷碧波，鱼帆点点，景象万千。五指山的各种花草树木争先恐后地绿呀，谁见了也

会做一个绿色的梦。

要是爬五指山后回到市内。晚饭时，不妨饮杯山兰酒，依然精神抖擞神清气爽。如若朋友问起，可以笑而不答。酒，有心事时喝，叫醉；快乐时喝，叫酣。

沿着南圣河畔漫步，只见两岸的凤凰花开成一片片，红灿灿的，映衬着一张张笑脸。浮桥边，晶莹剔透的水花飞溅在上空，像点缀在天幕里闪烁的星星。山与水，形影相随的信念，我的梦为你守候。

有竹人不俗，有花人更美。因为有了凤凰花，五指山的夏天沉醉在梦一样的世界里。



《租屋的走廊》（油画）

黄海洋
作

■ 小小说

护手霜

■ 关义秀

妻子先回到家，把吃的弄好，就坐在饭桌旁，等他。

二十多年的夫妻，久别胜新婚，忙里相见，都有说不出的兴奋。丈夫久久搂着妻子，松开手，还望着她，从脸瞧到脚跟，似乎不肯漏掉每一个细节。

妻子的眼光不像丈夫那样火辣。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依然那样含蓄、节制，饱含深情，还比过去多了几分关切、赞赏。

她腼腆地笑：“不认识啦？你这两贼眼！”

丈夫叹了口气：“又瘦了。”然后凶声凶气说：“不是让你每天只上班几个钟头吗？”

妻子说：“一天只上八个钟头班呀。”

丈夫板着脸孔：“又撒谎了！”刚说完，却握着妻子的手掌，心疼地嚷：“怎么弄的？满是厚厚的茧！”

妻子笑着：“这么疼我，就让我住在绣楼，那样才细皮嫩肉。”

丈夫有些尴尬，翕动着嘴唇：“我……我……”

妻子白了男人一眼：“就知道你拿嘴巴做良心。”

丈夫不吭声，却急得直跺脚。他望着妻子，心里说，你就骂吧，消消气，我也好受。

妻子嫣然一笑，丈夫看得出，那笑容里包含永远的慰藉。她走进灶房里，端出了一碗玉米面条，望着丈夫：“趁热吃下吧，这是巴蜀的特产。”等到妻子也端出另一碗面，拿起筷子，丈夫才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嘴巴弄出啧啧的响声，妻子似乎听到美妙的乐曲，不时停下来，欣赏他的动作和神情。

丈夫额上冒出了一粒粒豆大的汗珠，在灯光下，它们简直像蓝天里的星星一样晶莹。这天，他摸黑背着药箱出门。那是他父亲传下来的，三十多年了，他割舍不得换。外面的世界变了，当然山里也变。白云在天上